文坛观察 WENTANGUANCHA

拓展乡土文学创作新空间

□周思明

乡土记忆写作既是传统乡土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也是新时期文学的一种，其在新城市文学中不可或缺。对北上广深等大城市而言，文化不仅是城市发展的有机组成，更是引领和支撑，这些现代城市的先锋观念、包容精神、创新气质、文明活力、丰富内涵等，都为其独特的城市文化形成准备了良好而充分的条件。回眸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探索实践，一个令人欣喜的景象有目共睹，那就是新城市文学呈现出一个多元共生、姹紫嫣红的发展态势，“移民文学”“学院文学”“白领文学”“商战文学”“打工文学”“青春文学”等，形成了生态葳蕤的新气象。作家们从自发到自觉、从小我到大我、从叙事到意义、从自发无序到自觉有为、从集体无意识到趋于文化自觉，呈现出巨大的生机与活力。

作为新城市文学中的一种，乡土记忆写作有着浓厚的乡土气息，有着淳朴自然的属性，无论是故事情节的建构，还是人物个性的刻画，都带着作者鲜明独特的乡村记忆痕迹，是一种很接地气的文学写作。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在此过程中，普通百姓的人生跌宕起伏，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在一些大城市作家尤其是外来移民作家那里，有着较为生动细致的体现。这些作家作为历史变革的见证者和实践者，以他们独特的视角，记录下历史的瞬间，将他们所深情眷恋的故土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尽收笔底，形成了朴实晓畅的作品。其中，不乏乡土人情的描写，也不乏矛盾冲突的表现。这种颇具乡土气味的文学创作，自有其魅力，每次读来都会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令人浮想联翩、感慨万千。

乡土记忆写作也凸显着作家们血液里的乡土中国文化因子，可以说，他们的血脉是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地方乡土文化息息相通的。其中一些作家甚至没有受过现代高等教育，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文学教育，他们的文学写作全靠自学，其创作思路、方法始终是传统现实主义的写作。也许有人不欣赏这种写法，觉得这种写法已经过时。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殊不知，当初路遥在写《平凡的世界》时也是传统现实主义套路，书稿交付出版社时还屡遭退稿。但实践最终证明，好作品是不看方法的，方法如何不是关键，还是要看作品的人物塑造、主题开掘、语言运用等是否达到较高水平，要看作品最终能否打动人、感染人——这才是最重要的。

当代中国社会的改革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对传统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破冰。以深圳为例，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与试验地，不但创造了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发展的奇迹，还与共和国一道实现了伟大的变革。乡土记忆写作就真实生动地反映了乡土中国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记录了这个时代的波澜起伏。其中的人物林林总总，触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房地产老板、建筑商、小摊贩、进城务工者、家庭主妇等，为我们搭建了一个多样丰富的人物画廊。此类作品中的人物性格大都不太复杂，善恶有报等观念的呈现如同小葱拌豆腐般一清二白。小说是一种语言艺术，但乡土记忆写作的作品通常朴实无华、直截了当、不兜圈子，读来如行云流水。乡土记忆写作的作家们身处东西方文明交汇地带的各大城市尤其是沿海城市地区，熟稔东西方各种文学思潮，但仍然一如既往地坚守传统现实主义写作阵地，不断从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汲取创作营养。

伴随着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传统乡土写作式微已不可逆转，现代城市写作已成为文学发展大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存活于各大中城市里的乡土记忆写作会寿终正寝。毕竟，城中村以及洗脚上田的新居民的存在，都意味着乡土记忆写作仍具有很大生存空间和强大生命力。关键在于，作家要打破思维定式，从方法探索、观念创新、人物塑造、主题开掘等方面，实现新的突破；从内容到形式、从肉身到灵魂、从批判与建设等多方面展开新的书写。尤其要鼓励思想的创新，使得无论写什么题材的作品，都能与现代大城市的人文环境匹配，给大城市文学注入新的活力和魅力。作家应在对极端物质主义和人的异化倾向的批判，对人们在城市生活中隔阂和对立的反思，对城市生态环境不和谐现状的思考等当代世界城市文学的共同主题上，进行深度开掘与书写。由此可见，乡土记忆写作可做的尝试还有很多，其广阔的发展前景可期。

描摹世间的别样光彩

——读梁实秋《世间风物好》

□刘小兵

从生活的细微处体察世相，于丰富的人生阅历中洞悉人心。作家梁实秋在散文精选集《世间风物好》（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9年3月出版）中，以其简练隽永的文字、博雅旷达的自在情怀，诉说着世间风物的真情真味，描摹着寻常生活的闲适洒脱，表达出对此身外物的无比敬重与深爱。

全书精选了梁实秋各个时期的经典散文59篇，谈生活中的下棋、理发，聊日常中的搬家、打麻将，忆人生中的故朋新交，言寻常岁月中的排队、讲价，道清欢日子里的推销、演戏，直至兴致盎然地在雅舍中谈吃……风趣而清雅的笔墨聚焦于俗事俗情，将平淡的俗世勾勒出一片美好。

梁实秋描摹世间万物，不提业已走远的大历史、大事件，也不瞄着光彩照人的大人物、大背景，偏偏言及的是普通市民的小资生活。清新勾勒里，可见他对市井百态的深刻体察；字字珠玑里，展现着他对生活的满腔热忱。他的文笔清雅诙谐，描情状物真挚朴实，常让人于会心一笑间，顿悟出诸多的生活哲理。他往往从大处着眼，小处落笔，行文不虚夸，更不作无病呻吟；写的悟的，全是人间的庸常事理，所做剖析，也不故作高深，更无意诠释所谓大道理；笔间流淌的，是心底的善意，是对生活的真情告白。

循着梁实秋的文字，你会发现再寻常的小日子，都透着股大情致。他谈下棋、打麻将，肯定消遣意义的同时，又从另一层面，阐释这种博弈的背后，实则蕴含着玄妙的人生智慧。他从棋盘上的对决，悟出了“人总是要斗的”，但又不无幽默地写道：“与其和人争权夺利，还不如在棋盘上抽上一车。”精妙的言说，让那些好勇斗狠的人不禁汗颜。大度看是非，豁达对人生，这样简静地过日子，岂不快哉？他说结婚典礼，寥寥几笔就活画出百姓俗态，“一面登报‘一切从简’，一面却是倾家荡产地‘敬治喜筵’”。对于这种婚礼上的相互攀比，梁实秋是不赞成的，他提出：“我们能否有一种简便的节俭的合理的愉快的结婚仪式呢？”强烈的诘问，直指民风世俗中的陋习。时至今日，他的这种积极劝诫依然极具现实意义。

梁实秋笔下的世间万物，既活色生香，又有滋有味。他念念不忘烧饼油条的香脆，也记得饺子馅的丰美和那腊肉的香飘十里。无论身在北京，还是客居他乡，他时常提及的，都是那地道的家乡味道。炊烟袅袅里，烟火升腾间，无不让人感同身受，勾起对故乡的深深眷恋。他谈音乐，更见其对恬淡生活的倾心向往。言及现实社会中的生活杂音不和谐之音，他开导我们说：“像在理发馆洗头时……用棉花塞起耳朵来。”对于自然界的天籁之音，如秋风的“飒飒”声，秋雨的“淅淅沥沥”声，“风声雨声，再加上虫声鸟声”等，他都表现出极度的喜爱，盛赞这种音乐传递着自然界真实的生存状态，抑扬顿挫里，体现的是生命旅程中和谐静美的从容与律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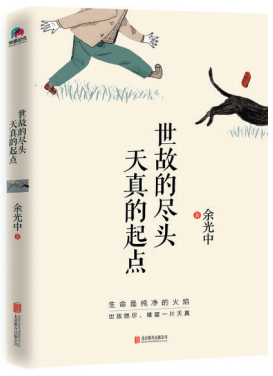
《世间风物好》以雅致的笔调，道尽了世间风物的曼妙之姿。大事小情在梁实秋的笔下都别有韵致，平淡朴实中蕴含着随和风趣，嬉笑诙谐间也不乏温厚大气，集智慧、学问、情趣于一处，潇洒隽永，包罗万象。梁实秋对世间风物的由衷赞美，特别是他对平凡世间别样的省察与理解，抚卷品读间，颇值得我们揣摩与深思。

在生命中从容漫步

——读余光中《世故的尽头 天真的起点》

□朱延嵩

当代著名诗人、翻译家余光中，将自己一生从事的诗歌、散文创作和评论、翻译，称为写作的“四度空间”。余光中的文学影响既深且远，被誉为“当代中国散文八大家”之一。



这部散文精选集《世故的尽头 天真的起点》（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年3月出版）分为“在生命里从容漫步”“在时光中畅快漂泊”“与伟大的灵魂对话”“记忆像铁轨一样长”四辑，收录了余光中的《我的四个假想敌》《朋友四型》《听听那冷雨》《记忆像铁轨一样长》等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通览全书能较为完整地领略到一代名家在其创作空间中的高超造诣，可谓“窥一斑而知全豹”。余光中的女儿余珊珊曾在文章中说道：“初识父亲的人，少有不惊讶的。在他浩瀚诗文中显现的灵魂，俨然是一气吞山河、声震天地的七尺之躯。及至眼前，儒雅的外表、含蓄的言行，教人难以置信这五尺刚过的身材后，翻跃着现代文学中的巨风大浪。”的确，余光中的作品，不是那种单纯的低吟浅唱自我抒怀，而是有着大的胸襟和格局，体现出峥嵘气象。

在《听听那冷雨》一文的开篇，作者便将在凄风冷雨中产生的单调感顺势延展为对历史与现实的喟叹：“雨里风里，走入霏霏令人更想入非非。想这样子的台北凄凄切切完全是黑白片的味道……”这妙喻准确、简赅、新鲜，下笔时全然不想着会开罪何人，只是让艺术把真情实感馈返给现实——它的母体。作者通过对雨的细腻感受的描写，委婉地传达出一个漂泊者浓厚的思乡之情，表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深情依恋和赞美。大凡真爱，便不必讳言，无须粉饰，且读这一句吧：“大寒流从那块土地上弥天卷来，这种酷冷吾与古大陆分担。不能扑进她怀里，被她的裙边扫一扫也算是安慰孺慕之情。”这不是“箴言”，却是“真言”。

在《我的四个假想敌》一文中，作者预设了四个“假想敌”，他把接近四个宝贝女儿有可能成为未来女婿的男孩儿都称之为“敌人”。那份舐犊情深和童心未泯，让人在阅读中忍俊不禁。同样的，《书斋·书灾》一文中，他把自己获取藏书的几种途径都坦陈出来，让人看到他心无芥蒂的同时，也感受到他坦诚率真性格的可爱。

在这部散文集中，余光中带领我们一同走进“上面总是透蓝的天，下面总是炫黄的地”的西班牙，也去往安详而有条理的山国雪乡瑞士，在尺幅之间生动勾勒出这两个国家的典型风貌。而在对梵高的《向日葵》和艾略特的诗作给出专业的分析评判后，我们又会对余光中的文艺评论功底心悦诚服。余光中的叙事性散文，不但充满睿智哲理，还充满了童心童趣，体现出作家弥足珍贵的本真品质。

红尘滚滚中，宝贵的天真很可能被庸俗的世故所绞杀，使得人们的初心变得黯淡无光。在生命中从容漫步、在时光中畅快漂泊的余光中，用他的文字带领我们与伟大的灵魂对话，唤醒读者日益模糊的自我。世故终有尽头，而天真则是我们重新出发的起点。

“倒影”中的俗世冷暖

——评罗伟章中篇小说《倒影》

□赵振杰

“子女们长大之后，总归会渐渐远离父母的，毕竟大家都是要以自己的生活为重的。”

“如果是这样，那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就太冷漠了。”

“不错，但每个人渐渐都会变成这样的。”

“生活难道总会这样让人失望吗？”

“是啊，不如意的事太多了。”

用电影《东京物语》中的这段对白来概括罗伟章中篇小说《倒影》（《人民文学》2019年第1期）的主题，或许再合适不过了。

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逐步加快，中国的家庭日益单元化、分子化，几世同堂的传统大家族变得越来越罕见，《东京物语》中所呈现的亲缘关系，正在成为中国家庭的普遍现状；与此同时，在婚育政策、医疗条件、生活水平、思想观念等多方因素的合力作用下，人口老龄化现象日益严重。当父母步入耄耋之年，谁来赡养？当老人患病住院时，谁来陪护？这些已然成为当前每一个中国家庭必须面对的棘手难题。《倒影》所传达和表现的，正是在这种时代症候和社会语境下产生的伦理危机与生存困境。

小说以医院为据点，以“父亲的病”为导火索，采用定向爆破的叙事方式，将子女们的内心世界逐一炸裂。从得知父亲住院时的张皇失措，到病房陪护时的手忙脚乱，从选择放弃治疗时的迫不得已，到父亲去世时的追悔莫及，各种复杂微妙的情绪交织在一起，如银瓶乍破一般，被和盘托出。小说中，父亲突发脑溢血，正在医院紧急抢救。正在酒桌上与朋友推杯换盏的“我”只好起身告辞，赶赴医院。第二天早上，大哥、二哥也来到医院。探视过后，两人纷纷表示父亲生还的希望或许不大，不如果断放弃治疗。就在大家紧锣密鼓筹备后事之时，父亲却奇迹般地醒了过来。然而经过一番商量，大家还是决定，放弃治疗，送父亲回家。办完出院手续，“我”独自一人坐在医院大厅的长椅上黯然神伤……

《倒影》以看似平淡如水、波澜不惊的叙事笔触，讲述了儿女们在医院陪护患病父亲的经过，将一场世俗的相遇凝练到对生死、道德、人性的感慨与叩问，把故事讲述得沉郁顿挫又让人唏嘘不已，到结尾时只感觉心中尚有千言万语却又不知从何说起。从总体叙述风格以及作品的现实指向性层面上讲，罗伟章的《倒影》与电影《东京物语》确乎存在着某些相似性。然而，就叙事基调和情感温度而言，《倒影》却要比《东京物语》凛冽得多，比如文中的二哥在得知父亲的身体状况后所说的话，“看样子父亲就是不死也瘫。丑话说在前头，如果爸爸变成植物人了，反正我是不会接手的”。与《东京物语》自始至终温情脉脉不同，《倒影》的质地更加坚硬，质感更为粗粝，更能凸显出当下现实语境中的残酷性。

此外，在矛盾冲突的设置上，《倒影》也要比《东京物语》更加直接与强烈。在《东京物语》中，母亲从病危到去世只不过一天的时间，而《倒影》所要集中呈现的恰恰是老人病而未亡的时间段中子女们承受的“相同的悲痛”，以及各自面临的“不同的难处”。从这个意义上讲，《倒影》更像是在《东京物语》的空白处展开的假设与续写。常言道，久病床前无孝子。小说中的人物，既是父亲的子女们，同时也在生活中分别扮演着父亲、母亲、丈夫、妻子、领导、下属等不同的角色。每一种角色都意味着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与义务。如何化解各种角色之间的冲突与矛盾，让每个人都焦头烂额、力不从心。面对“没有绝望，也看不到希望”的父亲，放弃治疗似乎成为儿女们唯一的也是最好的选择。毕竟“大家都要以自己的生活为重”，毕竟生活中“不如意的事太多”。

小说被命名为《倒影》，在我看来，作者用意或许有二：一是便于传递作者内心深处那份融合着怅惘、悔恨、自责、无奈等多种情绪的复杂心境。小说的最后一句写道：“大哥说‘爸爸老了’——爸爸老了快满十年了。”从中我们可以得知，作者是以追忆性的叙事视角来回顾那段在医院中陪护父亲的短暂而艰难的时光。由此可见，前面的整个故事都可以视为最后一句话的“倒影”。二是建构一个连接叙述者与读者、个体与世界、虚构与真实的无声传感器。透过“倒影”，我们不仅能够看到故事中各色人等的不幸遭际，同时也折射出社会大背景下每个现代人普遍面临的生存危机与道德困境。由此，让人不禁再次联想到《东京物语》，导演在处理人物对话时，有意识地让演员们直视镜头说话，从而为观众营造一种“被注视”的错觉。“倒影”作为一种功能性隐喻，亦能产生异曲同工的艺术效果。通过“倒影”，读者被代入到故事之中，进而跟随叙述者的思绪，一同陷入不如意的生活之中。从这个意义上看，《倒影》不啻为当代中国版的《东京物语》。

择一事 终一生

——读季羡林《一寸光阴不可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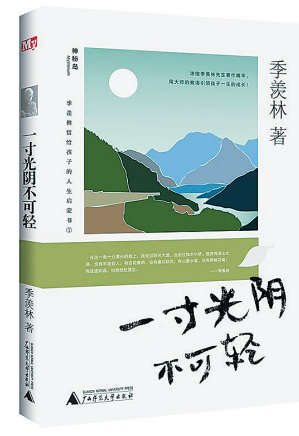
□胡艳丽

“一寸光阴不可轻”，是诠释季羡林一生的最好诗句。这位国宝级的大师，一生‘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是著名的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史学家、教育家。一个人一生要有多少精力，有多少天赋才华，才能在这么多领域深钻深研，并成绩斐然？在《一寸光阴不可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这部书里，所有的问题都会有答案。

书中收录了季羡林从童年到少年意气风发，再到青年留德，以及60年皓首穷经、深研学问的回忆文章。其实，从初入学堂，到中学阶段，季羡林并没有表现出过人的才华，而少年顽劣却是可见一斑。半玩半读书、不爱课本爱闲书、被戒尺打手心……桩桩件件，和普通孩童并无二致。

要说季羡林人生的第一次发轫，可归结到少年的‘虚荣心’。在高中的一个期末，他考到了甲等第一，且成为全校唯一一个平均分数超过95分的人，受到当时山东大学校长、前清状元王寿彭的表彰，得到了状元手书的一个扇面和一副对联。可以说，这次受表彰，极大地满足了少年季羡林的‘虚荣心’，从此他认真对待学习，再不掉以轻心。

好的成绩，并非无源之水。季羡林在书中坦言，假如不是在中学读书时作文得到一位老师的点化——“欲作花样文章，非多记古典不可”，恐怕在以后的写作中还要陷入语言表面的虚浮之中；而其用英语写作的根基，也是来自于中学时一位能写地道英文的老师。不论何时何地，遇到能够点拨自己、指引自己的前辈、老师，都是人生最宝贵的机缘。



季羡林的青年时光，广触博学，古文、英语、逻辑学、诸子经文、历史地理，涉猎之广令人叹为观止，而钻研之深也令人感佩。风华正茂的同学少年，见证了季羡林‘九层之台，起于垒土’的知识进阶之路。这些知识，看似并不搭界，但在融会贯通之后，总能形成如江河一般的回响，相互滋养渗透，令其在不同的知识领域纵横有余，触类旁通。

令季羡林真正走上学术道路的，是在清华期间听陈寅恪先生讲“佛经翻译文学”和听朱光潜先生讲“文艺心理学”。陈先生之课，听来“令人顿生石破天惊之感，仿佛酷暑饮冰，凉意遍体，茅塞顿开”；朱先生之课，在课堂上引东证西或引西证东，触类旁通，头头是道。后来，季羡林做比较文学和文艺理论研究，就是受了朱光潜的影响；做佛教史、佛教梵语和中亚古代语言研究，则源于陈寅恪的影响。

择一事，终一生，季羡林在学问深钻的路上皓首穷经。留德十年，他接受‘德式教育’，自己翻资料、做准备，攻读学术专著，打下了百年学问的坚固基石，其学习、研究的方法也令他受益终身。即使聪慧如季羡林，也要为上一堂梵文课而精心准备一周，遇到不会的问题和生僻的语法、单词，也不是立即去请教教授，而是自己翻阅字典甚至是典籍。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就记录起来，在以后的学习中处处留心，总有醍醐灌顶、一通百通之时。如此，季羡林能够在留德期间，精通多种外语，也就不足为奇了。

一寸光阴不可轻，是季羡林一生取得辉煌成就的妙方。不论是在经历不平之时，还是经济陷入窘境之时，他都不曾辜负时光。十年留德期间，他在图书馆的时间比在宿舍的时间更长。在成为‘不可接触者’的特殊时期，他凭借过人的毅力和坚忍，硬是在‘半地下’状态译出了一部厚厚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今天的我们，在众多电子设备的环伺之下，精力被东拉西扯，时间倏忽而过，却不知所谓何忙。若能如前辈一般择一事，终一生，在自己选定的道路上奋力前行，相信每一个人都能将梦想绽放成春华秋实，不负光阴不负此生。